

從家裡到公司

再一次竭誠感謝您參與本公司人材徵選，以下有一些問題，請按順序回答：

- (1) 請描述由您的住處到公司之詳細路程與周旁風光。
- (2) 請描述公司四週的環境與建築配置。

要不是應徵現場那麼多人，細青真的會噗哧笑出聲來。他趕緊掩住口，瞪著試卷上問題。第一個反應就是，會不會是拿錯試卷了呢？

筆試會場原先應該是會議室一類，從撤到牆腳的環型桌椅還可以看出原先的用途，現在房間裡放滿了類似國高中學生課桌椅，一具一具大身體全乖乖聽話頭手腳塞進低矮的桌櫃之下。細青趴在桌上眼睛透過手臂上緣向前望去，彷彿士兵身伏掩體內向外探，不見子彈飛梭砲彈硝煙，但這確是另一場戰爭。「跨國日商會社招募以下人才.....待遇優備勞健保，不須專業技能亦可.....」，網頁上徵才廣告簡直像是開戰宣言，原來細青以為會是潛入作戰，暗著來，接獲命令後孤身一人入敵營，墊足揉腰彷彿電影裡間諜過紅外線那一套，誰先快一步到位，就是誰的。到了現場才知全不是這回事，中古世紀先宣告再行佈陣，雙方兵對兵將對將那樣全方位正面接觸戰，名單上百來位應徵只挑個位數，競爭之慘烈，初始還設想如果是比學歷，自己好歹研究所畢業該不會輸。卻發現原來考較的，與專業無關。

老實說，細青根本就記不得從自己家到公司到底經過哪些地方了。主要是太趕了，今早一起床發現應徵時間快到了，他計程車叫了便風馳電轉，一路飆速而來，還得聽計程車司機隔空與電台主持相唱和並每隔五分鐘便要確認乘客政治傾向，細青覺得他這一天不順極了，他總不能在試卷上寫，家裡到公司的路上，地標是一個也不知，倒是能告訴主考官今天立法院又開幹了誰跳上主席台誰又脫下誰的鞋，或是雪天果加利尿丸買五送一讓你不曾早上起來左腿畫金門、右腳畫馬祖.....

細青深呼吸一口氣，「好歹我也有研究所畢業」，這樣一句話今天已經不知道重複幾次，本來想壯壯自己聲勢，講多了聽來卻只能自我安慰。細青想，研究所畢業的唯一好處，大概就是自己比別人多考了幾場試寫了幾份題目，至少在「考試」這項拿手一點吧！他告訴自己，不要慌，仔細想想，為什麼公司要這樣出試題。

靜下心一細思，題目這樣出，好像也有些道理，此刻細青且如戰備司令官壓著大片戰略圖推演軍略，如果我是主考官，看到應徵者的答案會怎麼想呢？細青自問，是了，得以越清晰描述公司周旁的景物與建築，表示回答者細心而具備觀察力，而且對於進入公司頗有意願，所以可能事前探勘過公司周邊地形，或在應徵前搜尋過相關情報。而描述由自家到公司所經過之路線與街道，會不會是藉由應試者之描述，透露他的組織力、敘述能力以及如何在短時間內將片面資料歸檔

建立成模組。

細青想著想著，越覺推敲得頗有道理，簡單兩個題目簡直像大片地雷區，方寸之間短短幾字也充滿危機。從主考者設計題目的心態看來，透過回答者「由自家到公司」的描述，可藉此看出回答者的偏好與平常都注意些什麼。如果是關注交通動線，那便表示是急迫想進入公司，所以特別注意通勤方式，若是描述中多是商店與鬧區等標誌，也許表示這人對於消費有特別興趣，所以較注意這類情報，那會不會被解讀成不夠穩重不足賦予重任呢？這麼說來，如果回答者填寫之路徑皆是以會社之敵對品牌進駐的商家為描述對象，會不會讓人誤會是敵營間諜或神風特攻隊要來進行自殺式攻擊……

算一算從考試入場到現場，時間都足夠自己從家裡搭車來公司了。細青甩著筆假意思考，其實不過是在答案卷上胡亂畫著，話說回來，就算自己真得知道主考官設計題目的用意又能怎麼樣呢？細青還是無法回答，填滿的依然只有試卷第一行。他再看看隔壁老兄，唉，都寫了大半面甚至畫起簡單路線圖來了，自己還連第一步都沒踏出去咧。

如果我能跟那位老兄一起走……

細青轉著筆這樣想著。

筆桿敲著桌面咚咚咚，時間過去滴答滴答。細青腦海中雷達聲波探照處忽然出現訊號那般，對了，如果跟那位老兄一起走的話。

細青眼觀左右而不忘前後，自己不正佔據有利的戰略據點嗎？技巧好一點的話，他其實可以窺見前鄰左右不同應考者的答案，彷彿立於至高點而統籌全局，取周旁應考者之描述，組合肉那樣拼湊出一張全景圖，再由其中虛構出一條自己的來。反正終點站始終是日商會社就好了。細青相信，主考官也不知道細青家到底在哪裡，他只要藉由他所熟知的地標物與路徑，呈現主考官可能視之為審查重點的特色就行了。

和大家一起出門，他左轉我右轉，此刻細青面露微笑，下筆飛快如小跑步，在某張看不見的地圖上，細青眼觀四面鳥瞰八方，以左右和前方三張不全的地圖為基準，從他人的住所踏出，在一條看不見的路徑上前馳著。

研究所畢業以後，細青說。下一站，公司辦公桌。



家住城南，與妻子育有一兒一女。每日先送妻子前往上班地點，費時約十五分鐘。離開社區大樓以後上天橋轉進高架橋快速道路直往妻子上班處約費二十分鐘，下高架橋到約需五分鐘許。返家因遇上塞車約需半小時。

喚孩子起床約需五分。

催促孩子由準備到初們需費時十分。於交流道前轉角處速食店放孩子下車購買早餐，快約五分鐘慢約十分，左轉先載大兒子到所就讀高中，反方向過跨河大橋送女兒上小學，總計耗時二十分鐘，今日於六時起床，按照平日習慣

送完妻子與孩子之後，始來公司應徵，之後延河堤道路南向一路直行約費時六分，過市區公園轉進小巷中，需花十分鐘。便能準確接上日商會社所在之市區大道上.....

最後於八點十分準時到達公司。

孟方首先在試卷上預寫了家庭生活的時間表，然後在試卷末尾先填上結尾一「八點十分準時到達公司」。他現在要作的，就是像填功課表一樣，將這之間的空白填滿，以精微的時間術，好讓考卷上描述由一日之始起，終於到公司。

活在時間之城，對孟方而言，生活不是一幅屬於空間的景致，而是屬於時間的。一切都可以換算成時間，無論是具體風景或是看不見的日常生活大小事，這麼多年了，孟方活在城市裡，其實孟方是活在某個指針互相摧動交撞的時間連環圖中。他的生活便像國際飯店櫃檯後那一整面牆，上頭滴滴答答掛滿標示不同時區時間的鐘。他的手上有一只萬年石英錶，蕊心號稱可以抗五百度高溫且耐碰撞防水防霧，用來作為對時之用，也是他的門面，一個時間持有者的風範，國王的權杖。他的背包中有一台 PDA，上頭紀錄商務約會行程，另有一只設了鬧鈴的手機，是用來提醒他生活大小事，每回手機響總讓他分不出究竟是有人打給他，或是「時間」撥號給他了提醒他要奔赴一場既定的約會。這兩樣法寶便是他的左右文武大臣，不過因為是考試中，孟方不忘將它們切成靜音，弄啞了只能像個弄臣一般無助在口袋陰暗角落振啊振跳叫不休。當然還不論他床頭喚他起床的鬧鈴、書桌上擺設用的沙漏、客廳小几上設有倒數時間到會提醒他吃藥的電子藥盒，以及書房擺設用但每逢整點真的會叫的咕咕鐘。

像在試卷上鑿出時鐘的刻度來。但孟方越寫越是慌。時間被它分解的越細了，只是還有好多細節兜不攏，關於日復一日如常的家庭生活，他記得太清楚，以時間記憶已經內化成為他生理的一部分，只是書寫而至「送孩子上下學之後」，乃至到「八點十分準時到達公司」這一大段，他卻無從回憶起，到底該填上什麼。這些不都是剛剛才發生過嗎？關於一段他親身參與的時間，只是他卻毫無印象。孟方瞪視著腕上手表，焦慮感越加深了。

這樣想來，從今天早上床頭鬧鈴聲響起那一刻開始，生活的一切，真的有如他理想中的時間表那樣精準且行進有度嗎？

孟方用筆在紙上轉出一個又一個圓圈，原來該是模仿指針運作，卻越畫越亂。說來時間從今早起便全亂了不太對頭。都是床頭鬧鐘出了錯，可能是昨晚摸黑調了時間沒看清楚，今天硬是比平日早起了半小時，這下了不得，翻身下床好不容易穿衣套帽，想叫醒妻，妻一個翻身半眯著眼看了看鐘面，隨手把鐘甩了出去且說還有半小時呢，話沒完便又呼嚕呼嚕沉沉睡去，孟方穿得好體面，無比清

明走在家中走廊上，偷偷推開孩子的門一看，一大一小睡的正香甜。孟方那時想，如果把家中房間配置畫成時區，他這頭已經是向陽面日正普照，而其他人猶然處身黑夜中。他竟然與一家子在不同時區了。

他準備找些什麼事來打發這半小時，想看電視也沒什麼節目可看，一切都按節目表播出，要去運動嗎卻也只有三十分鐘，恐怕換個運動衫便耗費十五分鐘了，更何況還有事後的沐浴之類。只好坐在客廳發呆，那一刻，孟方像是跌入時刻表的細縫之中。他不知道時間可以過的這麼緩慢。想了想他決定把事情提早半小時來做，走到電視機前便觸了礁，藥盒時間設定的好好的，不早不晚還有二十分鐘才打開，硬掰開又怕壞了裡頭精密機械，孟方頹然坐回沙發上，舉起手腕上那恆久不壞的石英表發呆。

指針又向前挪移了一格。

等妻子氣急敗壞喚醒他的時候，孟方發覺坐著坐著竟然又打起盹來，而鬧鐘是早被他按掉了，這一減一加已經超過平常時間了。只好跳過平日時刻表制式安排，先行叫孩子起床，準備一次送他們一家大小去上班上課，自己好趕上日商會社的職員徵選。孟方且罵罵咧咧催著床上兩小孩趕緊起床，一邊要妻子上車，一家子氣氛份外的僵，車裡瀰漫一股因為遲到而顯得焦躁的氣氛，那使孟方坐立不安。這是他第一次感覺，身旁有家人的存在。平常他們都只是大時鐘之下一個又一個齒輪咬緊推動對方向前的配件而已，但因為某個環節鬆脫了，卻意外感覺到彼此的重量。

妻子的嘀咕聲中，孟方心虛的把車開到妻子公司門前，算是賠罪，這下就沒有讓孩子再跑到對街買早餐的時間了，那之後反方向要把孩子一一送達就讀學校便像是快遞丟包的過程，孟方根本不記得孩子到底進入校門了沒？會不會他把兩個孩子放在同一個學校了？又或是丟錯了學校彼此亂了套？

但他們至少應該會出聲說爸爸今天怪怪的吧。等等，孟方想，所以自己背包裡的手機才一直震動不是嗎？或者這中間出了什麼亂子了，是孩子或妻打電話給他，也是時間在 call 他急喚他。

時間表全亂了譜。孟方望著試卷上大半的空白，不知道自己怎麼把日常生活接到最後一段。

由家裡到公司，送孩子到校之後，孟方開始尋找最快前往公司的便道，中間也許經過許多冤枉路，分明可以到達對街，卻因為是單行道，或不得迴轉而必須繞更遠的路始能到達，他根本顧不得中間消耗的時間，只記得距離應徵時間最後的時限，想比手表上指針早一步到達目標點就定位。

沒有時間，我就接不上終點了！但我分明又來到這裡了阿！孟方苦笑著，望著試卷上大半空白，事實是，時間根本不可能像收納衣物那般春衫冬衣分門別類，且長短袖內襯各自有其櫃。趕路的途中，有那麼一刻，他急慌了繞著一座公園打轉硬是不知道該從哪條路岔出去，便像是一只失速的指針，旋繞轉悠，卻恆是停在那。

那時孟方已經分不清楚時間的長與短了，他終於頹喪把車子停在公園一角，

凝望著一窗之隔，彷彿靜止下來的綠色公園，綠水悠悠，更遠一點涼亭讓茂密枝芽掩著露出一點紅瓦，瓦下幾個老人打太極，收拳成盾，吐納迴圓，在胸口轉出一圈又一圈，歸去復來，好像有什麼在中間變化著，又好像沒有。

他痴痴看了好一會兒，也不知是過了多久，也許只有一下下也說不定，但對孟方而言，指針已經轉了好幾圈。孟方急急搖下車窗對著從公園裡步出的老先生問道，請問日商會社在哪呢？

老先生擺出這下怪了的神情，指著公園道：「直直穿過去，不就到了！」。

原來公司就在公園另一面。孟方凝視著老先生的背影消失在公園。想到這一切，這麼近，又那麼遠，那剛剛耗用掉的距離算是什麼？距離換算出的時間與他實際使用的時間，又是否等價？那麼時間是公平的吗？他應用時間又是公平的吗？或著時間本來就不公平？

孟方舉起手上的錶，還是那麼精準的在走，「蕊心號稱可以抗五百度高溫且耐碰撞防水防霧」，此刻他且想，要一只錶抗高溫耐碰撞防水幹嘛呢？帶到棺材裡嗎？孟方腦中浮現自己白著臉和衣躺在舖棉襯墊的黑盒子中，外頭是輸送帶正緩緩將他往烈焰裡頭送，火葬化骨消灰，孟方想，莫非最後留下，竟只是一塊抗高溫的蕊心，隔著棺材蓋貼耳聽，那時間依然滴滴答答的在走，一個永恆的時區，無分晝夜。

那時候，孟方在公園旁停下車來，徒步穿越公園，到對面商社去。像是穿越時間的蕊心。

原來還有這樣的可能。設若時間是一線性，則如何穿過時間最深的秘密，像穿越一座公園……

孟方心虛的擲下筆，自己如何去掌握時間呢？意圖使時間都有意義，卻在計算之間，錯漏得更多。

而縱然他能完成這張時間表，孟方想，他寫的，也不是「從家裡到公司」，而不過是「從公司到公司」罷了，從一個按錶操課的地點到另外一個時刻表的刻度中。

但現在要寫完也來不及了。孟方又看了看手上的錶，時間公正而殘忍的指出，重新書寫的不可能性。但孟方倒是無所謂，他想，我要趕快結束應徵，回家去才行。從公司到家裡。真正的「家裡」。

孟方在試卷上巨大的空白處，由試卷開頭對於家庭生活繁復精準的時間計量，到試卷末尾「八點十分到達公司」之間，大大寫上了「穿過公園」四個大字，看起來彷彿這座公園比實際空間大，比任何發生的時間都遠。

孟方想到的是，真的，不蓋你，相較於那些抓捏精準自以為有餘裕的時間表上方格，只有他那喪失時間感穿過公園的那些時刻，忽然有了，在家短暫歇了一口氣的感覺。



過南京、接重慶、往武漢後南向轉。橫越公園，則公司至也。

老先生曾沛懸腕提筆，提原子筆如舉千斤，書道曰之舉重若輕易矣，舉輕若重又是另一番境界，曾沛習字十數年過去，也才領悟這番境界，銳鋒鋼珠原子筆讓他寫得筆勢縱橫，筆尖鋼珠吐墨猶分粗細，收束之間隱隱有飛龍脫去之勢，佐以分句斷行剛截俐落，乍一看還以為是古詩文一類。

他長長吐了一起氣，胸中氣轉一周天，緩緩放下筆來，他說，我寫什麼，我寫的可是我的一生啊什麼。

若有人問起關於曾沛的故事。老先生曾沛必然要從那一場大撤退開始，半空虛抓一張大地圖，那上頭可以用紅線拉出當年他老子拉著幾名至親好友這樣漂浪橫越大半版圖，然後落腳海之一端小島的故事。路線上滿佈隆隆砲聲，這類故事總充滿了某種機巧與困窘年代反被激發而出的想像力，彷彿更古老的年代中孟嘗君夜逃隨從以雞鳴以狗吠助其脫困，在曾沛敘述的故事中，逃亡隊伍成員各各身懷絕技，以其異能與專長渡過邊防與塞檢，「然後，最後就在這裡了。」

老先生曾沛說的「這裡」有時候是指「台灣」，有時候是指公園。

雖然曾沛老自稱老先生，但其實沒有那麼老。那些大地圖上的經歷，南京重慶武漢的，是他老子曾老先生親自走過的，而曾沛雙腳確確實實走過南京重慶武漢，只有跟他們曾家同一時刻來到島嶼的政權滿懷鄉愁又或基於某種偷懶心態的，「把大地圖等比例縮小蓋在城市路面就好了」，基於這樣的想法而出現「對應城市地名的街道」。這下子，曾沛他老子，若曾沛稱自己老先生，那他老子，便該喚作曾曾老先生，老子者，真老也者。這位真老先生的曾真老先生，在來到海一端遙遠的島嶼之後，一雙腳還留在那片早已經離開的土地上，口裡叨叨唸唸還是那頭風光。

曾沛沒有繼承他老子的任何優點，倒是繼承了他老子的故事。老愛講他老子說的那些。這好像是他們那一代的天性，身體帶不過去，至少記憶要帶著吧，而這記憶便在小島毫不相稱的土地容積上反向膨大起來，小時後的曾沛老把「我老子說」放在嘴邊，更大一些壯年了，「我老子」其實就是「我」的意思，粗鄙又悍，逢人便說老子老家好，等到曾沛真的老，連「老子」都索性省起來，「我老子」就是「我」，「我老子」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反正聽的人也無法分辨老先生曾沛究竟有沒有經歷過那些，於是曾沛一個人等於活了兩輩子，他同時有他老子的跟自己稱老子時的記憶。

一段時間他老子總帶著曾沛習字，站在他背後抓住他的手腕告訴他什麼「虎勢龍爪」、「作螳螂拱背狀」，後來曾老先生老覺得那抓著的手便沒有放下來過。沒有時間的人。曾沛的生命中只有空間，他老子抓著他手在他面前揮毫而下的大地圖，一輩子都這樣活過來，他便切換在這些繁複的空間中。有時候他還真看不起那些按照時間表過活的人。「只有土地是真格的」，老先生說。

曾沛猶壯年時，他逢人就講自己老子的遭遇，一口鄉音溜得咧，連國罵都道道地地是「格老子的」、「你媽個 B」，和那些島嶼上操著濃重喉音淬出滿地檳榔

紅渣的本島人對罵起來，分外響亮像是鋼淬出來的利。雖然曾沛根本就是本島人，他母親再嫁才跟了這個阿山仔曾真老先生。但曾沛完美無缺的演出，真直接接收了他老子曾真老先生的一切。大地圖蓋上小的，曾真老先生口裡的武漢南京重慶在曾沛的身上用另一種方式延續。

那個時代，曾沛靠著那「以老子過活」的方式過得挺愜意的。娶了個同樣來自對岸的老婆，仗著那口子腔調與家傳故事，政府機關那摸得熟透，每每和老長官們交關，幾杯酒下了肚，一人起個頭談起那年大轟炸或某一次摸黑過邊關，這回兒曾沛就把話題接上去了，滿口「您老說的是」、「可不是嗎！」一下子不但話題接通了凡事也都通了。那時候曾沛覺得能背負一張板塊在肩頭是幸福的，因為無人能承受其重。

後來時局當然變了。曾老先生邊看著答案卷上自己的回答邊追憶。記憶逆著他的答案往回溯源。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最明顯就是計程車司機吧，他們忽然通通聽起那以濃厚島嶼腔調論辯的政治節目，語助詞「吶」、「囁」、「啣」聽起來怪不習慣，中間且還穿插什麼雪天果加利尿丸買五送一讓你不會早上起來左腿畫金門、右腳畫馬祖……真真不倫不類。尤其是移動在那些標誌著南京重慶武漢的街道上，曾沛嘴巴上說的還是自己父親我老子那一套，耳朵聽的卻是另一種聲音，他不知道哪一種才適合那些街道的名字。

後來計程車司機會趕他下車了。

後來據說連那些街道名字都要變了。

那是真的失守。

「家祭毋忘告乃翁」，五十大壽那年，曾沛振筆急書在紙上寫下蒼勁大字，人皆曰好，老先生其實心頭悲憤的啊，多想告訴他老子這些年都變了，路都不成路囉，就這樣手一抖忽然怎麼樣都提不起筆來。後來醫生診斷是輕微中風，但只有曾沛自己知道，是他背後曾真老先生離去了，再沒有人握著他的腕寫字，一張地圖的消失。

曾沛學著調適，想一想自己好像也沒吃虧。畢竟本來就是本島人咩！這時候他忽然想起那久被大地圖掩蓋的小地名。一下子連髒話都靠攏修正會狠狠淬一口檳榔汁罵起誰的娘了。

後來他學會 CALL IN 以及跟著聽地下電台廣播。

後來他也能在計程車司機問他是支持誰的時候，雖然聽不清楚名字，卻能由廣播中的語言知道該回答誰。

自己果然由「我」變成「我老子」了。像他老子那前半生依靠一點小聰明與惡作劇一路逃亡的本領，曾沛的後半生也依靠某種聽音辯位與急中生智的靠攏過活，他知道什麼時候該說些什麼，用什麼腔調說，而那什麼聽起來可以很像什麼，而他自己是什麼。

彷彿孟嘗君故事中零星響起的雞鳴犬吠。現在聽起來還是這麼確實的，如真。

他說過了好大半輩子，我原來都還在，我老子流亡的那條路線上。名稱雖同，地點都變了啊。

曾沛越是老，越是發覺，自己的地圖反而小了，已經應付不了這個逐漸龐大的島嶼。例如他分不清楚對方是哪一路的，分明操著正統的官方語，其實是道地島嶼土生土長。又或是雙聲調什麼人就說什麼話。怎麼回事，曾沛活到老才發覺，像他這樣，一輩子活在地圖上的人，是第一次，遇見這麼多，彷彿水母漂浮的新物種。

於是一切都不再安全了，曾沛發覺，他無法選擇，該用那一張地圖，用什麼語言換那一張臉，與他人作戰。

便只好逃。曾沛開始他遲來數十年的大逃亡。腳步循著他老子當年逃亡的路線走，過南京、接重慶、往武漢後南向轉進.....，那一路上，他無法分辨自己走在哪張地圖上。現代馬路上汽車穿行拉出金屬刺目閃光，後頭隆隆便彷彿有坦克車要壓來，大樓間蒸氣孔噴煙吐沫似乎每個幽微的角落都有一雙透過槍星瞄準的目光正凝視著他，那些面無表情可以同時操作雙語三語乃至許多他不知道國度語言的人類，誰和他共用同一張地圖，又是那一張地圖？等等會有大轟炸嗎？說不定等會便要躲防空洞，但他又要問誰呢？

曾沛老先生發覺，自己縱然張開了嘴。卻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沒有聲音。

於是他嗚嗚的哭了起來，一如雞鳴，狗吠。

他且戰且逃，他老子地圖上的陰影在大樓樓層之間在每個巷弄等著伏擊他。在他的地圖裡，每一處都讓澎大的記憶佔滿，他什麼地方都可以去，也就表示他什麼地方都不能去，因為每個他能憑記憶到達的地方，都充滿了他老子的名字。

最後，他逃進了公園裡頭。

那便是老先生曾沛的故事與公園故事的接點。

公園裡以水池為中心，繞了一圈出來。世界好像有些變了，又好像沒有。只有曾沛發現這座公園的秘密。那便是，公園是圓的耶！如果說歷史是一層疊上一層，只有公園依然不變，成為城市的圓心，那麼多建築與其中附屬的故事圍繞著它，又不吞沒它使它消失。

好時年。好地點。最後的地方。新開始的地方。曾沛他和那些同樣浪跡公園的老先生擺龍門陣喀瓜子泡茶，你敬我我敬你說的還是那些地圖上的故事，但奇怪完全不害怕了。待的久了，他反而成了公園的活地標，認人問路都衝著他來，曾沛幾次聽到來公園相約的人們彼此以手機連絡約定地點：「就約在那座滿是老夫人的涼亭旁」，竟然有這樣一天，自己也能成為地圖的標記啊！一個世界由曾老先生的四周輻射而開，新世界的降臨。從那一刻開始，曾沛發覺，曾沛他老子和他的地圖，忽然都算數了也都不算數了。也不過就是公園圓周旁軌跡的問題。他想像公園走幾個圓以後，世界又變了也沒有變，他或他老子的，反正終會接上，無有始終，沒有誰失去誰，誰在先誰在後的問題。

以前人家或譁笑他圓滑，現在他反而想自己是不是圓融了許多。如果世界是圓。

由公園邁出的曾沛，忽然發覺，自己也不是那麼老。如果現在開始逆走，過南京、接重慶、往武漢後南向轉。公園繞轉一圈，日裔株式會社在那，老先生想，

現在我可是反攻小日本了耶！像是將父親那輩的歷史倒寫一次，倒轉其路線，他這一輩子，老是在錯的時間，來到錯的地點，但曾沛告訴自己，公園在這，再轉幾個悠，一定有這樣一刻，能轉進回到家。那是老先生曾沛老來的某一天，也是他的第一天。公園是圓，時間是迴旋，他在好老的時候，忽然有想將人生在活一變的衝動，還有很多事情等他去作！他在紙上寫下最後一筆，關於他人生真真正正踏出的第一筆，同他久未懸起的手腕從新用身體在城市的地圖上拉出縱橫線條。



我家便在公園裡.....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無雙疲倦的搓揉著右眼，只餘下左眼瞪視著題目。忽然不知道是不是該舉手報備，其實是到廁所與淳一擊掌來個 give five，接力賽似換人作答。

一開始他以爲公司會考應用英文商業日文或著航空流體力學之類，強調某種依靠學習累積之專業技能，但想不到，是考這個。

在這之前無雙便與淳一談好了，兩人梳相同髮式穿同樣衣褲，連眼鏡都帶同款式，對鏡照影似兩張一模一樣的臉，彷彿同一人。一向是淳一頭腦好，無論是高中升大學，還是大學期中期末考，乃至初入公司新人招生檢定考，總是這樣約好，淳一出腦，無雙只須出席，考試中無雙舉手，像是警匪電影那樣於廁所或茶水間等隱密處交換身分，一推門，依然是同樣的臉，再無人可知。

但這一次，答案簡易到連無雙都可以回答。那遂使無雙有一種不同於以往祕密交換身分時的焦躁。世界本不該是這樣的，就像小說或漫畫裡，人們都有一典型性質存在，宜靜(現在她改名叫做靜香了)愛洗澡、阿福(或著該稱小夫)標準跟屁蟲兼牆頭草，技安(後來被正名為胖虎)多半時後是出拳頭的反派角色，大雄只要負責哭就好。那使得人們一如天上星辰，各安其位而易於辨識。使無雙之所以是無雙，淳一而爲淳一，她們有各自的存在目的，並以此辨識，彼此憑依。

但如果有一天，他們不再互相依賴.....

無雙不敢再想下去。

我該舉手說要去上廁所嗎？

時間正一分一秒過去。而無雙猶豫。

如果他沒有舉手，沒有離開應試會場去尋找淳一，那此刻淳一會不會焦慮在某間廁所中焦慮的踱步，對著鏡子瞪大右眼躁鬱猛拔自己雜亂的眉毛，或著舖幾張衛生紙坐在其實已經很乾淨的馬桶蓋上，每隔幾分鐘看一次手機，害怕漏掉一絲來自無雙求援的簡訊。

無雙想起淳一，想淳一是否也在某處躁鬱的想念著他。

無雙出於無意識的，將題目中的重要關鍵詞畫起。從「家裡」到「公司」，兩個方位座標周圍讓墨水描上一圈又一圈。無雙忽然看出題目的另一層意思，於是多出另一重隱憂。他擔憂的是，與其操煩淳一是否在廁所裡等他，不然擔心，淳一真的到了嗎？或著，淳一仍然在這座城市的某一處流蕩，拿著地址挨家逐戶對照，就是找不到正確的路徑進入公司。雖然在這一路上，他曾和淳一確認過地點。

也許他們並不是真的如無雙所想，如此親密。

這一帶路無雙與淳一自然是極熟的，日日上學經過。尤其是公司樓下這座足以擔任地標的公園。無雙凝視著題目細思著，想起還是孩子那些經年，自小脾氣倔性格怪，似乎只有淳一一個玩伴，都是淳一陪著他，堆積木畫圖畫，那用樸拙臘筆撐起斜線屋簷的「我的一家人」畫中，這裡是爸爸，那裡是媽媽，而只有淳一和無雙是手牽著手，或有人好奇探問這個多出來的人是隔壁鄰居嗎，無雙回答倒頗為理直氣壯，他說那是我的兄弟，在這個世界上的另外一半，人們都笑了，只有他頂認真，賭咒似情深。

無雙愛打愛鬧，淳一如靜止，無雙喜歡打球裸上身弄一頭熱汗，淳一於樹影蔭涼處閱讀，無雙動的時候淳一安靜，無雙大笑的時候淳一亦然抿嘴，無雙嘴裡不說但不管作什麼眼角總是自然撇向淳一，恰如淳一亦在徵詢他的意見。

理所當然兩人同進退。初上學那幾年，「公園」是他們漫長城市遠征路途上一個神秘而充滿黑暗魔力的冒險代名詞，那時他們年輕氣盛，青春是枝頭熟爛的芒果還未落下，卻已皮腐肉爛隨時灑落艷黃沾黏的汁液，沒去招惹，也沾腥。公園理所當然成為他們的箭靶。因為公園太大了，也許是因為，公園從來不反擊。那時候他們都謠傳，公園裡有「那個」會抓人，至於「那個」是什麼，當然他們說的是鬼，更多的時候，是指涉某種他們尚不能理解的族類。當他們對那檔子事猶然懵懂之際，已經聽過身邊人擠眉弄眼開著關於「公園」的玩笑。「喔！男生愛男生！」、「你敢去公園撿肥皂喔！」無雙那時尚不知只能跟著那些玩笑話裡隱約的惡意一起嘲弄著，等無雙大了也不免佩服那時候人小鬼大，能巧妙將「撿肥皂」彎腰開腿之動作轉化為某種體位並與公園連結。

初始，也許基於好玩，或某種無處可宣洩的青春意氣，無雙將公園當作他一日情緒的垃圾桶，開放式入口與柵欄任他得以將整日價陰情心緒全打包擲入。他和淳一上下學時，每次經過公園，總大著膽子對公園圍牆那頭，讓鐵鑄柵欄陰影切成片段的人開些露骨的玩笑，「動作那麼娘，一定是被壓在下面那位。」、「好一個妖嬌又大肌肉的金剛芭比，可以同時演出電影《金剛》中的男女主角」，通常是喊完便跑，偶爾在圍牆之後那些人作出反應之前，無雙會亮出中指還附加一句「也不看看自己是什麼東西」，之後抓著淳一快步翹頭。

關於「那個」，也許有更多可以說。但當無雙真的見到「那個」，他與淳一生命的分歧點在這裡出現。

某個夜裡他們打補習班歸來，無雙與淳一行經公園，準備穿越斑馬線到過街

等公車回家，一牆之隔依稀可以看到公園廁所透露微光，一切都讓圍牆鐵欄旁所竄出茂密的枝芽擋住。無雙照例，以仿似砂紙磨的粗嘎聲響對其中進行挑釁。當無雙一貫以「別靠太近，小心『那個』要出來拉人喔」起頭，拉著淳一要過馬路那一刻，他們聽到了聲音。葉騷樹動，無雙回了頭，他真切的望見了，「那個」是真的，公園是有生命的，大樹有臉。一張臉讓葉叢黑草遮住了大半，乍然從圍牆欄框間縫浮出，依舊讓陰影與鐵條切的破碎，無雙瞪大了眼還沒想到是要罵兩聲或說些什麼，便看到臉上還有臉，樹叢悉索晃動一陣又浮現還有另外一張臉，一前一後相疊於一，看清楚了才發覺兩張臉一前一後，乍現而瞬時隱沒。光影交錯之間，路旁車燈閃了閃，無雙卻將永遠記得這兩張臉。那樣苦悶而又帶著一種不為人知的疼，像是邀請又彷彿拒絕。

從家裡到公司，第一個分歧點在這裡出現。

一個可能是，無雙可以拉著淳一就此踏上斑馬線直直走到對街。再轉頭，任車流將他與那些臉那座公園徹底截斷。

但淳一選了另外一個。無雙急衝衝過了馬路，正要重新調校火力再行以言語大加攻訐之時（我這次可是真的看過「那個」了喔！），一個回頭，再不見淳一，一旁車嘯光走，轟轟然徒然剩下他一人，明明是這樣擁擠的城市，斑馬線上人群彼此錯肩不能再密，但無雙忽然爲了生命中某個空位的缺席，感到悵然有所失。淳一人呢？

無雙抬頭，頭上燈號閃閃熾熾，亮著紅燈卻像永遠不會再換過號誌了，他和淳一，隔著一條黑色柏油路，那麼近的，卻彷彿穿過很遙遠的地方彼此凝視，無雙看見淳一悵然凝視著公園柵欄深處，那邊廂曾浮現的臉孔早已消失，似乎一切都沒有發生過，只有淳一站的位置，洩漏彼此關係可能的變位。

無雙想像他此時舉手，監考官應允了，他會手緊貼小腹彷彿捧著什麼易脆的瓷器，一臉緊急不失抱歉之焦急模樣，演戲演全套那樣刻意不發出聲音卻又急急奪門而出，趕赴廁所卻不是真的爲了溢出那些將要湧洩的，而是要把敘述的權柄，交給另外一人。

當廁所馬達水聲初響，會有一人，梳著跟他一樣三七旁分頭，穿格紋背心搭絨長褲回到考場，但那個人已經被換掉了，像是傳說中讓外星人圓盤從高空吸走的人們，再回來，還是一樣的那個人，但行爲或著思想又有點不太相同，人們都說，他被換掉了。其實不過是由無雙變成淳一。

但淳一會不會也被換成，無雙他所不識之人。

淳一會怎麼回答這題目？對他來說，「從家裡到公司」，引號該加在「公司」二字之上，從公園裡一張彷彿妖精似乍然浮現又消失的臉龐開始，他太清楚這一套了，儼然是「公司」的高級主管。「到公司上班」是圈子裡特有的問候。「今天去公司上班嗎？」圈內人的問候層層設防乃是自己人才探知之迂迴路徑，通達神秘幽暗花園，「公司」便是「公園」，「上班」相應於「公司」的結構型態而生，其實不過是一種社交的遁詞。

自然有偉大的小說相應寫下這一段，公司之名遠播。甚至有人實地田野考

察，專文論述地景生態：「公司東側多雛兒少年故曰兒童區」、「花架下比艷，有妹子亭之稱」「將軍碑與駿馬像旁伏櫪老驥猶然字在千里故曰老人區。」……聽來果真如公司體制，也分門別類根據性質結合「辦公室特性」分區管理，自成透明流動又具私隱性之半隱蔽空間，似乎「公司」也經過什麼卡內基管理設計。

從家裡到「公司」，淳一將會續筆寫到，他與無雙那到了某個分叉點，宛如樹枝開岔似就此「再也不一樣了」，此後他還是與無雙上下學，像哥兒們一樣打鬧，設若無雙是一端點 A，淳一是端點 a'，以前他們彼此為互相的影子，相與牽動應照，但現在公園是端點 Z，中間有太多人可以用英文符號作為代稱，屬於淳一的生命命題，不再設求端點 A 到端點 a' 的距離，而計算的是，從端點 a' 到端點 Z，從這一具身體，到下一具身體，他曾經經歷過怎樣的風景。

關於淳一生命的行經路線與分歧點，也許是關於他與他的另一世界之啓蒙者有三的故事，或是和趙四、小五、六福……，公園裡去時間、無分空間，地圖便以肉身書寫，淳一可以從花架那區妹子亭與十七八好美艷的雙七身體上黑痣開始說起，手指滑過他如沙漠中丘陵讀得出月光在其上細微變遷的腰擺弧線，連結到廁所東側那一抓手剛勁無餘脂觸之如屢平地之旅長的壘壘腹肌，也可以向上跳躍到「公司」涼亭所謂「販賣部」美麗美麗男孩裸身跳舞招客時胸膛上伴隨乳尖銀環抖動的冰清水珠。公園儼然是一具身體，淳一像傳說中老樵夫上山砍柴誤入仙鄉，一日已是數年，在裡頭不辨寒暑，忘路之遠近。

那些時候，無雙不再是他世界的中心，偶爾他會怨恨無雙這類因為不能理解就將之全盤歸於恨意的人。但更多時候，他發現自己的世界也不是如此完美。

早些時後他還混得好，已經可說在「公司」裡上班了。用身體當籌碼，紅唇白齒笑的粲然，那麼輕易口袋總有多出來的銀兩，是他的「客戶」與之交割交易的盈餘，他零負擔不用本錢，怎麼算都有利潤還兼顧興趣，按鐘點晚上打卡白天歸返無光套房補眠，或是睡在不知名姓的某某家晚上再搭順風車「去上班」，世界再大也不過公園般大，公園是他大大的小家也許淳一現在可以這麼回答這份問題，從「公司」到公司，加上括號的「公司」，某種性質對他而言，一如「家裡」一般，他在哪裡頭找到了歸屬。

但那終究是公司。淳一年紀更大一些覺得有些倦了，用行話來說，升等當「高階主管」了，他開始體會「公司」也有其組織章程，講難聽一點，什麼人玩什麼鳥，公園的分區也是一種分國。各部門之間竟也鉤心鬥角。

例如年輕一輩雛兒一身小麥皮膚嘻哈裝，講求自然風尚健壯風，總看不起「妹子亭」那群嬌聲刁氣手指總掐出朵朵蓮花，廁所前盤據的綠勁裝休假官兵也總要求身材大過一切把打砲當打戰那般交手。公司逛久了，才知道外人把他們分在這裡面，而裡頭小國寡民的，又各自分立。從來沒有所謂「同一國」。

他們是城中之城，國中之國，也有自己的路徑分歧，以及遙遙相對處。

則無雙想念淳一，分出路徑由家裡而至公司，在那裡他們失散，淳一思念有三，由「公司」涼亭處而至公廁，彼此失守。有三或著也會思念著誰可能是趙四，由「公司」公廁而至入口處花叢，那趙四將否念著誰，這一連串由身體或著記憶

貫聯而起的長串肉身地圖，有沒有一個可能，能從「公司」連結回到家裡。

也許他們都在等待一個，可以好好睡一覺什麼也沒發生，名為「家」的地方。

（已經回不去了嗎？）

（為何時間不可逆？）

（為何已經出發便不能回頭？）

或著屬於無雙的結局是這樣，他舉起手來，按照慣例佯稱肚子痛或尿急，在日商會商複雜的大樓房間分布中焦急尋找廁所。

（淳一遊然如魂魄般，穿梭在「公司」那些或現或隱的角落，等待一次相遇的可能。）

無雙來到廁所，意會有旁人在，作戲作全套般也只得站在小便斗前，雙腳擺開，拉開拉鍊，一雙眼瞟著面前紋花亮白磁磚，其實不時瞄著一旁同上廁所的人們。

（淳一來到了廁所，意會有旁人在，作戲作全套般也只得站在小便斗前，雙腳擺開，拉開拉鍊，一雙眼瞟著面前紋花亮白磁磚，其實不時瞄著一旁同上廁所的人們。）

無雙等待一個機會。

（淳一等待一個機會。）

無雙知道那些人會離去，而廁所裡會只剩下他。

（淳一知道總會有人留下來，廁所裡不只有他。）

無雙迫切想見到淳一。

（淳一多麼希望，而又懼恐，如果那人是無雙。）

無雙反覆想起那一夜，他與淳一在街頭，遙相對視，彷彿已經是別離。

（淳一反覆想起那一夜，他與無雙在街頭，遙相對視，彷彿已經是別離。）

也曾經想，如果他當時拉住他，他當時跟著他，也許一切就會不一樣。

（也曾經想。如果他當時離開。如果他當時拉著無雙一起，也許一切就會不一樣。）

無雙想著，凝望著空空的廁所，確認人已淨空，逐一敲打著隔間門板，不知道淳一在哪一道門後面。

（淳一想著，凝望著空空的廁所，確認人已淨空，逐一敲打著隔間門板，不知道自己將進入哪一道門後面。）

每一次推開門，都是失望，無雙敲門的力道越來越輕，腳步越來越緩，他無法想像，如果門乍然推開一條縫，卻露出另一張臉，彷彿彼當年自己所見的，公園有生命，樹木有臉，葉花遮罩處生出一雙金黃滾動的大眼睛，微微張開的唇噴出一縷又一縷熱氣，如神話中妖精，他當年在公園處望見的那張臉，其實是淳一。

或者敘述的版本修改，廁所的隔間一一開啓，像是當年的一切被重新檢視，沒有任何人在其中，一旦都空空然，只能被想像和期待填補。無雙垮了似肩膀也垂了下來，他不無失望來到洗手台前，沾濕了雙手打著臉頰要自己冷靜，淳一似乎再不會來了，他不知道該怎麼描述那心情的，只是長久的閉上了眼，這時廁所

門被推開，可能是主考官爆雷似聲響，「朱雙一好了嗎？」

無雙張開眼，水霧朦朧之間，面前鏡中，那輪廓五官俱模糊，好陌生，卻無比熟稔的，不正是淳一嗎？

（每一次推開門，都是失望，淳一敲門的力道越來越重，腳步越來越急，他無法想像，如果門乍然推開一條縫，彷彿自己彼當年自己所見的，公園有生命，樹木有臉，葉花遮罩處生出一雙金黃滾動的大眼睛，微微張開的唇噴出一縷又一縷熱氣，如神話中妖精，他當年在公園處望見的那張臉，其實便是他自己。）

對鏡無言。無雙就是淳一，淳一就是無雙。他多愛他自己便有多害怕他自己。害怕自己不在裡頭，也害怕自己不在裡頭，更害怕自己錯過最好的時候，在最壞的地點。害怕自己在旁人眼中有多壞，而他以為這樣是好。

如果我不是我自己，如果無雙就是淳一。如果我是我，如果我未曾步入「公司」，如果我就是公園，如果的如果。如果從公司到家裡，如果有回去的路……

如果這一切都未曾發生。如果這一切都已經發生了，如果時間可逆。

如果我之為我。

這便是無雙，或著淳一，無比巨大，而必須否定自己，並允許對方的存在。

無雙張開左眼，淳一張開右眼。世界在他們眼前，形成一個廣闊的完整的視角，剛好能盡覽一座公園。此刻朱雙一果斷的舉起手來，會議室裡，在主考官發現而唱名詢問以前，他有幾個選擇，一是就這樣到廁所，於鏡前轉換心境，喚出另外一個自己，繼續應考，另一個選擇是，就這樣離去，他其實有比這重要的事情要作，包括在無數可能的敘事路徑中找到，如何從「公司到家裡」的路徑。

主考官就要答話，雙一，或著無雙，或著淳一，他，他們已經來到人生的分歧點前，他或著他們便要開頭應答，他說—



我家住城中，上了捷運線線轉兩次線到車站，徒步便來到公園。坐兩路公車過高架橋重繞到公園。再過南京、接重慶、往武漢後南向轉。又到公園……

眼看四周圍眾人都停下筆來，只剩下細青一人還在那奮戰塗塗抹抹，他想怎麼回事兒鬼打牆了，他四鄰左右構築出一張無比清晰的立體圖，但主角似乎都不是人，而是那座公園，細青無論怎麼描摹抄寫，兜兜轉總避不掉要回到公園裡來，好像一直在公園裡沒有出去過。

不要慌不要慌，好歹我有高學歷！細青又祭出護身口訣，他想也許是資料蒐集的不夠全面，如果能把他們的敘述都完整看了便知道前因後果，以及如何把這些破碎的地圖接起來了。

細青瞪大了眼睛，拼命向左向右向前瞄啊瞄，但無奈他們寫的實在密密麻麻彷彿大批螞蟻運送甜食那般，黑壓壓看不到頭，監考主管宣布收卷的那一刻，只

有細青一人叫出聲音來。

他說我研究所畢業耶！但別人的人生都經過那麼多那麼多，只有他像跨過了什麼重要的，直接一步，從家裡到公司。